

序

聞之天命謂性，則兒女之貞淫，一性盡之矣。何感者亦異，而應者亦萬端？又若夫其性之所能盡者，始知性其大端也。而性中之喜怒哀樂，又妙有其情也。唯妙有其情，故有所愛慕而鍾焉，有所偏僻而溺焉，有所拂逆而傷焉，有所銘佩而感焉。雖隨觸隨生，忽深忽淺，要皆此身此心實消受之，而成其為貞為淫也，未有不原其情、不察其隱而妄加其名者。大都身免矣，而心辱焉，貞而淫矣；身辱矣，而心免焉，淫而貞矣。此中名教，惟可告天祇，堪盡性，實有難為塗名飾行者道也。故磨不磷，涅不緇，而污泥生不染之蓮，蓋持情以合性也。

翠翹一女子，始也見金夫不有躬情，可謂蕩矣。乃不貪一夕之歡，而諄諄為終身偕老計，則是蕩而能持，變不失正，其以淫為貞者乎？亦已奇矣。及遭父難，則慷慨賣身，略不顧忌，雖眷戀其人，亦不過借李代桃，絕不以情而亂性，此不為尤難乎？難者且易之，故視辱身非辱也，行孝也；茹苦非苦也，甘心也。何也？父由此身而生也，此身已為父而棄也。此身既棄，則土也，木也，死分也；生幸也，何敢復作閨閣想？

迨後，抱書生之衾裯，作虎狼之伴侶，豈其情之所鍾耶？亦風花無主，暫借一枝逃死耳。故一聞招降，即念東南塗炭，臣主優勞，殷殷勸順，此豈溺私恩而忘公義者哉？此豈貪富貴而甘作逆者哉？了可辨也。若明山一死，我實誤之，不忍獨生，又其內不負心，外不負人之餘烈也。略其跡，觀其心，豈非古今之賢女子哉？

至於死而復生，生而復合，此又天之憐念其孝其忠、其顛沛流離之苦，而曲遂其室家之願也。乃天曲遂之，而人轉遂而不盡遂，以作貞淫之別。使天但可命性，而不可命情，此又當於尋常之喜怒哀樂處求之矣。因知名教雖嚴，為一女子遊移之，顛倒之，萬感萬應而後成全之，不失一線，真千古之遺香也。

余感其情而欣慕焉，聊書此以代執鞭云。倘世俗庸情，第見其遭逢，不察其本末，曰此辱人賤行也，則予為之痛哭千古矣。
天花藏主人偶題